

◎ 吾乡吾土

# 海头小记

■ 万臻

“五一”小长假，朋友邀我去海头的老家赶海。孩子问：“是去海边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那是海的尽头”。大家提前一天做好行程安排，购置一些物品，按点出发。

海头镇位于海南岛西南的珠碧江口，与昌江海尾镇隔珠碧江相望，是儋州境内距离那大县城最远的海边小镇。在以前，去一趟海头都要花大半天时间。印象中的海头，有壮美的海岸落日、有味美的海鲜和小吃。遥远的海头给人带来一些神秘感。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说：“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；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海头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。

海头给我另一个好印象是那儿的男生仗义豪爽，女生温婉聪慧。上学的时候交过好些海头的同学，虽然中间断了音讯，但是联系上后，感情依旧温热。

出发之前，我特地查一下“海头”的名字由来，有传说是在珠碧江出海口有一珊瑚礁高出海面，形状似人头，故而得名。据史料记载，海头建镇历史悠久，明代即有大村铺（铺）是明代政制，一般县辖乡、乡辖堡、堡辖铺。于此，它是琼西重要驿站之一，设有安海巡司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，造就相对发达的商贸活动，有商贸的地方就会有美食。据观察，如新英、白马井、海头等等靠海的小镇，丰富的海产催生相对发达商贸网络，人随货走，货随人聚，贸易与饮食交汇，小吃也应运而生，比如新英的炒粉、白马井的马仔糖、海头的猪脚饭，小吃是商贸活动产物之一，无形中构造了一个地方的美食名片。

抵达海头时间尚早，我们去探访位于老市村的平民图书馆。出发前一天，我与图书馆馆长谭喜云预约。图书馆大门紧闭，但听到里面有木铎的鸣响声，喊几声看不到人。看到邻居大姐在喂鸡，告知来意，她欣然带我们进去。我走在前面，看到老伯伯在天井处打磨一尊木墩子。老伯伯是谭喜云的父亲，他带我们上楼热情地说：“喜云有事外出，知道你们要来，我和他妈妈早就把楼上的卫生打扫一遍，大家可以在图书馆活动参观，我给你们搬凳子，茶水自便，注意看好孩子。”

平民图书馆隐在老市村的百年酸豆树下，面朝美丽的珠碧江。图书馆创始人谭喜云是架构工程师，早年在地产行业打拼。2016年，因父母的召唤，谭喜云回到老市村翻新祖屋。受晏阳初的《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》一书影响，在自家住宅创办平民图书馆作为公共空间，让村民到这里来看书，组织活动，接待外界有趣的朋友来沟通交流。图书馆建成了，谭喜云

对继续回到城市做工程师已兴趣不大，就留在老市村打理平民图书馆，同时兼任老市村村长。他专注于探索乡村社区治理和文体振兴，希望借助平民图书馆这个公共空间给村民提供观念，去推动解决乡村社区的人际关系、儿童教育、社区文化等问题。

平民图书馆是一幢带小院子的两层小楼，设计新颖，房顶有三个圆形天井，采光通风绝佳。图书馆百年酸豆树而建，一楼住人，有厨房和卧室。二楼大厅设置一个书房，四面有宽大的落地窗，墙面挂着木质书架，书房外面预留一个50多平方米的露天阳台，头顶的酸豆树挂满米黄色的小花。地面干爽，放置小桌、黑板、凳子，可供饮茶会友、听歌阅读、讲学论道，也可开音乐会。听说这里已举办多场自然环保主题的研学活动，有家长带着孩子从海口专程赶来参加。

孩子们在酸豆树的二楼天台下端跳嬉闹，拍照。另一些孩子在客厅端详谭喜云收藏的各类小物件，看看书柜上的书。书柜藏书颇丰，都是他精心挑选的，涵盖音乐、社科、艺术、历史、心理学，以及适合儿童、小学生阅读的绘本、科普、文学故事等。几个孩子围着书房的望远镜

倒腾好久。我带着他们沿着后屋的露天玻璃栈道去里边看看，木制地板，清凉的瓦房，微风吹过树梢，树叶沙沙作响。乡村的宁静与小楼的书香交汇辉映，让人瞬间身心放松。我们沿着铁步梯到三楼顶，天井别有洞天，采光甚好。三十米外的珠碧江缓缓流过，浓密粗壮的百年酸豆树鹤立眼前。听说整个老市村有百年酸豆树100余棵。乡村的瓦房与天后宫的庙宇掩映在酸豆树下，夕阳的余晖透过酸豆树的缝隙留下斑驳的光影，炊烟从村里的瓦房子袅袅升起。大家对书馆的设计赞不绝口，它充分利用酸豆树的空间布局合二为一，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感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我们下楼与谭伯伯交谈，看他细心打磨那尊木墩子。他说最近村里重修天后宫，给佛像制作一个座垫，纹路清晰的木墩，光滑细腻，还有很多工序。”我们与谭伯伯道别，他说：“喜云有事外出了，欢迎大家周末带孩子来家里玩。”

离开平民图书馆，我们匆匆赶往港口海滩。离开已经退潮，岸边近处，小帆船漂泊在海上。海浪轻抚，火红的太阳渐渐沉入海底，海岸金光闪闪。大家欢呼雀跃，孩子们拎着赶海的工具捡贝壳，寻找寄居蟹，沿着细软的小沙洲一路狂奔。夜幕低垂，远远的海，亮起了灯光，光点闪烁，像一条灯带，又像一条发光的珍珠链。朋友说，那是捕捞鱿鱼的灯光船在作业。

晚餐在朋友家门口的一片干净的海滩进行。大家捡来海岸边的枯枝、木头上铁锅，生火煮鲜鱼汤。朋友妈妈用小三轮载着一车食物过来，有下午上岸的野生石斑鱼和打浪鱼、大白虾、青菜和面条。熬一锅鲜美的当归红枣鲜鱼汤，几位女生惊呼，这是迄今为止喝到最好喝的鲜鱼汤。我想食材的新鲜上好，柴火大锅的助力，中药材配料的浓郁气味的激发味蕾，沁人心脾。沙滩、篝火、海风、月色、星空、远远的灯光船的点缀，还有一群热情的人，让整个夜晚的氛围极其欢乐美好。我们在星辉斑斓里举杯欢庆，放声歌唱，身心难得放松。心美一切皆美，情深万象皆深。

夜深人静，我们意犹未尽踏上归程。这是一次难忘的海头之旅，给每个人的下半年充电满格，足以应对后续几俗生活的七零八落。生活因为有了期待才更有动力，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些可爱的人，更让人流连忘返。

那一晚，莫名地起风，风很大，伴着雨，我推开窗，看着满树桐花在枝头摇曳，那样无助，小小的心房第一次有了疼痛的感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飞速起床，推开门跑出去，树上的桐花已寥寥无几，地上铺了一层桐花，无声无息，随风飘荡着。捡起几朵桐花放在掌心，轻轻地抚摸，竟有了想哭的冲动，母亲说：花无百日红，开过了，就不枉此生。我点点头，把手中的桐花放进风里，它们旋转着，飞舞着，跳着优雅的舞蹈。

后来在城里安居，母亲和弟弟、妹妹也离开了老家，留下了窗前梧桐寂寞无主。城里的楼房窗前没有梧桐树，也就看不到桐花开，但每到春天，桐花都会穿过城市和乡村的距离，开满我记忆的河岸。

小区内栽植绿化树，竟有两株梧桐树栽在我家楼前。欣喜若狂，于是日日殷勤探望，盼望一树桐花临窗开。终于如愿，第二年春天，那株梧桐树就开花了，一串一串的花在和煦的春风里摆动着，像极了老家东屋窗前的那树梧桐树。梧桐花期很短，才开几天，便纷纷落下了，留下一地惊艳，也留下一地坦然和从容。桐花不好看，但它一直努力开着，铺展属于它的春天和锦瑟流年。

又是桐花开的季节，站在窗前，楼下的梧桐树今年已长得十分高大，壮硕的枝条刚好碰到了我家的窗，站在窗前，那些桐花几乎伸手可摘。“我伸出手去，摘上一朵，那朵又软又绵的梧桐花，就在我的手上，上面有雨露，颤抖着，微张着……”如同老家窗前的桐花，让我满心升腾着欢喜。

给妹妹打电话：来我家看梧桐花吧，它在窗前等你来。

很久没有静静地听一场雨了，谷雨节气的第二天，突然下了一场大雨。

我坐在靠窗的书桌前，打开电脑，照例写作。房间里有些闷热，于是打开窗户，黑压压的云将天空遮蔽得严严实实的，不一会儿，大雨倾盆，如柱的雨水自天空一泻而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像千万根银针从天而降，急急地投入大地的怀抱。

这场雨下得真痛快。雨时大时小，一会儿像晒豆子一样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；一会儿像玉石落入盘中，发出清脆的叮咚声；一会儿像瀑布一样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音，“叮咚”“噼”“啪”——伴随着几声时远时近的轰隆隆的雷鸣，这场迟来的雨好似演奏着一场交响乐。

我凝神静听着，嘈杂的心似乎也渐渐清澈起来。此时，周围只有雨声，如歌如泣的雨，一滴一滴落入我的心田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住的房子是老式的平房。每逢下雨，屋子里必会漏水。那时父亲常年在外出务工，很少回家。房顶上的瓦片在常年的风雨侵蚀下，便会出现断裂甚至移位的情形。一到下雨天，天上的雨水便从屋顶的瓦片缝隙处流淌下来。只记得，很多时，一家人半夜睡得正香，被突然从天而降的雨水打湿了被褥和脸，朦胧中，看到母亲慌慌张张地起床，从厨房里拿来脸盆、大脚盆、桶，放在漏雨的地方。每逢下雨天，母亲的心情似乎也阴郁了许多。那时，我和弟弟自是不大理解母亲面对生活的艰辛，只觉得下雨天好玩又有趣，也并不多想。直到很多年后，父亲用打工积攒的钱盖了一幢二层小洋楼，屋顶的瓦片终于不漏光也不漏雨了。那些终日用盆接雨的叮叮咚咚的日子也不再有了。

在遥远的过去的雨夜里，父亲和母亲无数次淋在雨中。有时候，天空正下着一场大雨，父亲和母亲便突然冲到茫茫的雨

水中，为的是查看稻田里的雨水是不是太多，是否会淹死秧苗。有时候，他们冒雨去菜园里给那些蔬菜瓜果盖上塑料薄膜。很多时，我看见他们穿行在雨水中，脸上、身上和心上流淌着生活的雨滴。那些雨水，交织汇聚成我心中永远的潮湿。

儿时，我并不觉得雨水有多么令人讨厌，顶多只是限制了我们的出门游玩的步伐。下雨天，我们只能待在家中，看着灰黑的天空发呆，看着从灰褐色的瓦楞上流下的雨水，落入屋檐前长满青苔的排水沟里，看着远处树上的叶子，静静地立在雨中，想象着每一棵树的深处，是否有一只温暖的鸟窝，那里是否有一只躲在巢穴中的鸟儿，它们将如何度过这孤独的下雨的时光？那些地上的蚯蚓、蚂蚁、蚂蚱之类的昆虫，它们是否也已经安全地到家，也在静静地聆听着一场雨。

童年的雨充满了神秘和美好的想象，那时的风雨对于孩子来说，只是一场生命的欢歌。进入青春后期，生命中的雨水似乎变多了。离开家乡去异地求学，自卑与彷徨失措都交汇成一场又一场雨。记得那些在雨中散步奔跑的情景，满脸流淌着雨水，就像心底里那些积郁的泪。有成长的烦恼，有脆弱的自

◎ 感悟人生

# 生命中的雨

■ 沈燕

毕业后，雨便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，或者说，我已经无暇顾及那些雨水。天空中落下的雨，远不及生活中不期而遇的雨水多。工作和生存的压力，让我的世界里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。有时候淋雨，也不再像学生时代那么在意，也无心思去听一场雨落的声音，甚至那些雨水，在我看来变成了讨厌的麻烦。下雨了，要打车，出门赶公交车也不太方便，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去上班，雨水让我变得狼狈，不再美丽。似乎再也没有心情没有余力去欣赏一场雨的洗礼。

时过境迁，岁月的洪流将那么多的日子冲散了，我在匆忙的人世间奔波，被岁月的余波推至中年，才猛然惊觉，那些生命中的雨水，竟离我很远很远了。我也很久不曾静下心来听一场雨落的声音了，是我变了，才会觉得雨水不再清澈，是心变了，才会觉得风景不再。

感谢生命中的那些雨，让我的生命充盈，因为有了那些雨，生命才显得丰沛。挫折也好，迷茫也罢，都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只要它们还能保持一份澄澈的心情，我们的日子也很澄澈。

一场雨过后，生命会更加甘美。

尊重和青少年的倔强。在那个多雨的季节里，丁香花开满了校园东南角的花园。

读大学时，是在我省城。在最好的年龄，最热烈的青春里，我和好友每天徜徉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谈天说地，我们聊着学习，聊着理想，畅想美好的未来。即便是下雨天，也并不觉得讨厌，那时的心境明澈，年轻的心里盛满了春日般的暖阳，天空中落下的雨，成了我们心底里盛开的梦想，砸到地上开成一朵柔软的花。只记得那些灿烂的笑容，开心的笑声都融化在一场又一场的雨中，天空温柔而多情，雨水清凉，一滴一滴落进我们的心里，激起沸腾的热浪。

毕业后，雨便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，或者说，我已经无暇顾及那些雨水。天空中落下的雨，远不及生活中不期而遇的雨水多。工作和生存的压力，让我的世界里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。有时候淋雨，也不再像学生时代那么在意，也无心思去听一场雨落的声音，甚至那些雨水，在我看来变成了讨厌的麻烦。下雨了，要打车，出门赶公交车也不太方便，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去上班，雨水让我变得狼狈，不再美丽。似乎再也没有心情没有余力去欣赏一场雨的洗礼。

时过境迁，岁月的洪流将那么多的日子冲散了，我在匆忙的人世间奔波，被岁月的余波推至中年，才猛然惊觉，那些生命中的雨水，竟离我很远很远了。我也很久不曾静下心来听一场雨落的声音了，是我变了，才会觉得雨水不再清澈，是心变了，才会觉得风景不再。

感谢生命中的那些雨，让我的生命充盈，因为有了那些雨，生命才显得丰沛。挫折也好，迷茫也罢，都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只要它们还能保持一份澄澈的心情，我们的日子也很澄澈。

一场雨过后，生命会更加甘美。

◎ 岁月如歌

# 扯春笋

■ 卢兆盛

时序进入暮春后，气温升高，天气和暖，万物欣欣向荣，正是春笋萌发破土、蓬勃生长的时节。老家山多，野生的竹子也多。但凡生长竹子的地方，一到春天，都会长出竹笋。这些竹子，都是清一色的小竹子，粗细跟成人大拇指差不多。别看它们个头细小，用处却极大。竹竿是扎篱笆、搭豆角架的好材料，竹蔑可编织竹箩、竹篮、竹篓等用具；而它们的笋子呢，味道鲜美脆嫩，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山珍佳肴。

每年清明前后，山上的竹笋开始进入盛产期。那一片片、一丛丛竹林下，一根根小笋子，在某一个日子，似乎约好了一样，突然冒出地面，密密麻麻的，到处都是。那毛茸茸的笋尖，水灵灵的，煞是可爱。

笋子的生长速度极快，只需三五天时间，便可长至尺许，若不赶紧扯去，就会错过最佳采收期，那就只能让它长成竹子了。

挖野蒜、捡雷公菌、扯笋子这些活儿，都是我们这些山里小孩们春天里最喜欢做的事情。笋子一长出，我们就开始上山扯，一直扯到大半个多月后才罢手。笋子一茬一茬地生长，怎么扯也扯不完。几天刚扯过的地方，过两天又会长出一批新笋子。而那些没有被扯掉的笋子，十天半月之后，笋壳自动脱去，便会长成一根亭亭玉立的新竹子。

每天下午一放学，我们便相约结伴，到村后山上扯笋子。只需个把时辰的工夫，便可满载而归。而一到星期天，我们便常常携带一把柴刀、背着竹筐、拎几个布袋上山，一扯就是大半天。估摸着扯得差不多了，贪心的我们才不情愿地停下来，割几根青藤，扎好装满笋子的袋口，再砍一根手臂粗的小灌木，当作杆担，一路走走歇歇，气喘吁吁，将一担沉甸甸的笋子挑回家。

扯笋子，也有一些讲究。一般来说，向阳的山坡，竹笋比背阴的山坡要出得早些，也长得大根些；尤其是岩石边上的地方，笋子长得格外粗壮，人见人爱。

扯回来的笋子，不宜久放，最好是尽快将笋壳剥掉。而剥笋壳这活计颇费时间。若沿着根部往上逐根去剥，那费时更多。很快，我们也学会了大人们教给的一个好办法——从笋尖往下剥，速度就快多了。先撕开笋尖壳叶，再用食指卷着壳叶往下卷，几卷下来，便将整根笋壳剥得干干净净。有时剥累了，我们便选一些粗大的笋壳，将其铺展开，在根部处反折三道，再撕成梳子状，然后松手，张开的笋壳便又卷缩起来，于是，一把可爱的“小伞”就做出来了。

剥去了壳的笋子，碧绿葱翠，煞是养眼，掰成半指长一截，撒点红辣椒粉素炒或拌入酸菜焖煮，都特别开胃爽口；用来炒新鲜猪肉或腊肉，则是上佳的天然食材；而那些嫩笋子，切碎后炒蛋饼，味道更是一绝。吃不完的笋子，开水焯过后，再晾晒干或用火烘干，制成风味别具的笋干，储存好，随时可以享用。

来自山间的小笋子，清秀挺拔，土色土香，可谓春天馈赠给人间的一件珍贵的礼物。夹一簇春笋，味蕾狂欢的同时，更感受到春天的美好与可爱……

◎ 馨香一瓣

# 窗前桐花开

■ 王莘芳

读雪小禅的《桐花满地》：“桐花命贱，粉不粉艳不艳的，大朵大朵地开着，形状也散……”似乎看到了老家东屋窗前的那树桐花。

老家的东屋，是我和妹妹的闺房。窗外那棵梧桐树不是移栽来的，而是不知何处飘落的桐子在窗下生根发了芽，母亲说就让它长着吧，家有梧桐树，也算是一件吉祥物。

梧桐树生命力极强，第一年秋天，它的身高已经超过了窗台；第二年秋天，它已经有了树的体态，挺拔、健壮、生机勃勃；第三年春天，梧桐树就打起了花苞，不久，一串一串，粉灰色的花朵开遍了窗外的天空。

我和妹妹高兴极了，站在树下仰望着桐花，有些桐花垂着眼脸，仿佛在和我们一起打招呼。

(接上期)

小时候，詹汉行就在“伏波祠”里读书，他曾经不解地多次问过学问很大的光头符老先生：“古代的英雄将军姓路，可我们后人怎么却是姓詹呢？”

“时隔久远，我也不明就里。”大光头教书先生符先生聪明绝顶，可他也有说不清的时候。

“我们詹县我们白马井镇，从来没见过大马，都是放水牛。可为什么祖上留下来的神物，不是牛鞭羊鞭，却是马鞭呢？”汉行阿崽满脑子的不明白，他指着庙台上泥塑的大白马。“古代伏波将军是大陆那过来的人，都是骑着大白马过海的，使的当然也是马鞭了。”

“只有白色的马，才会游泳吗？”符老先生摸着自己的光头，快快地走了。他总被这个聪明崽机灵鬼问个不停，故而时常语塞，心中不爽。

当时每年过新年的初一或八月十五，长辈才会捧出“伏波鞭”，让族人围观祭拜，平常时候则由长老收存珍藏，这是詹氏家族祖祖辈辈都恪守的规矩。所以“伏波鞭”究竟什么样，有多长，有多神气，谁也没有亲眼目睹过。只是今年大年谁初一这一天，詹氏家族与“伏波庙”里的住持，将会把深藏了二千多年的宝物“伏波鞭”请出来，授予白马井镇上最优秀的抗日勇士詹汉行，这是何等光荣荣耀的殊荣啊！

傍晚，詹汉行手下的战士们，悄悄把“伏波庙”旁的马口村暗中包围，以防止不远处日军留下的碉堡里的

◎ 红色长篇连载

# 孤岛战旗红

■ 李盛华

“国军”察觉。詹汉行则与妻子陈月娥只带几个警卫员，趁着夜色潜入“伏波庙”。庙堂里没有燃烛烧香，梁上只挂着一盏昏黄暗淡的油灯，堂正中肃立着詹氏家族的长者和庙祝符老先生，他们两个人一起捧着窄窄长长的花梨木匣子。

阿公长老握一握詹家优秀后生詹汉行的双手，轻声说道：“汉行阿崽哟，你打日本鬼子，出了名，扬了威，这是白马井人的骄傲。你是伏波将军后代里出的大英雄！我们镇上的几个长辈人一起商议过，决定把‘伏波鞭’传给你，愿你爱岛保岛，报国爱国！”

定地说：“记住不，‘我是中国人！’我教过你的——‘我是中国人！’”

“我是中国人！”詹汉行重复着当初符老先生教他说的第一句话，最早学会教书的五个字。

符先生叫人提油灯过来，他展开一幅字贴在油灯下，低声郑重地诵读道：

南天兮僻壤，  
荒岛兮琼西。  
伏波兮开府，  
马鞭兮叱咤。  
白马兮马井，  
甘泉兮良驹。  
詹耳有神兮，  
泽被后裔兮。  
神鞭自鸣兮，  
震丧酋敌兮。  
海外英烈兮，  
留下胜迹兮。  
宝岛才俊兮，  
中华奇迹！

詹汉行与妻子陈月娥听先生诵读罢，已是热血沸腾，热泪盈眶，怒发冲冠，豪气冲天。詹汉行拉着月娥的手，先对宗族长辈与庙祝先生行了跪拜礼，再为伏波将军路博德的神像点烛进香。此时此刻，詹汉行从腰间抽出“伏波鞭”，紧紧握在手中，觉得自己上对列祖列宗，面对长辈先生以及儋州百姓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双肩，承担起了沉甸甸的历史重担！

詹汉行与陈月娥凑近油灯，认真地打量着珍藏千年、穿越百世神秘莫测的“伏波鞭”。（未完待续）

◎ 诗苑苑芳

# 农耕

■ 高建帮

月光浸透鳞甲  
茎秆在暗河涌动  
泥土蠕动的掌纹缓慢舒展  
花苞在第七根刺尖膨胀  
一滴露珠滑落  
击穿所有紧闭的嘴唇  
弯腰的农夫  
轻轻擦拭筋骨间的尘土  
然后用结茧的老手  
将萤火虫摁进更深的皱褶里  
当潮红漫过锁骨时  
希望的年轮  
仍在汗水里煮沸  
远眺缀满星光的原野  
正被枝桠举向黎明  
农耕的果实坠入了箩筐  
裂开的伤口流淌蜜汁  
散发着太阳烘烤过的酥香

# 鹧鸪天·海畔望夕

■ 金斗村夫

万顷琉璃半已倾，熔金一线暮潮平。  
竹排载月摇星碎，渔网收云叠浪轻。  
沙鹭浅，橈竿青。炊烟处处鹧鸪声。  
但教沧海长如镜，照尽天涯未了情。